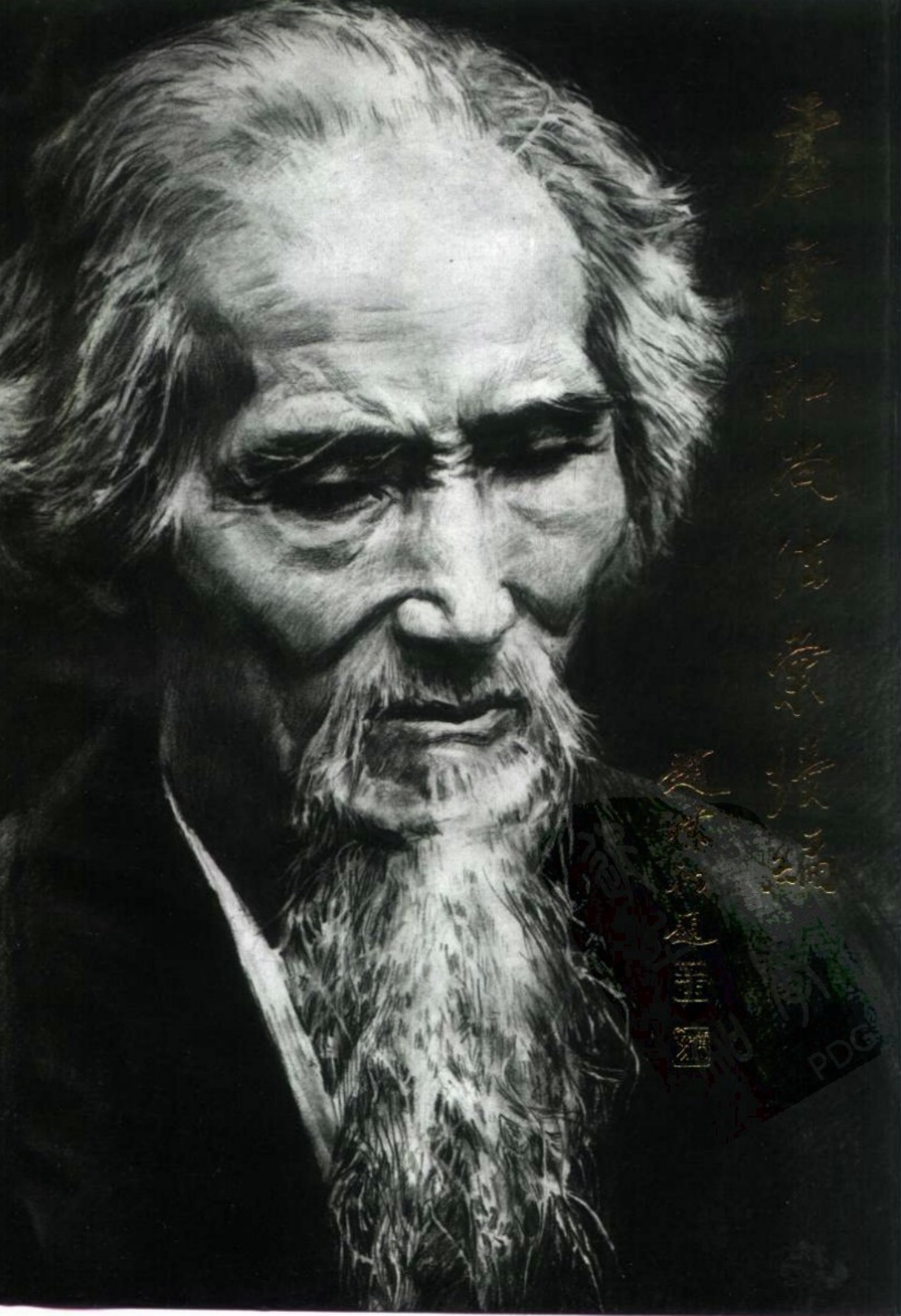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唐畫新編續編

夏歷四月

PDG

禅学丛书
(1)

虛雲和尚法系續編

趙樸初題



河北省佛教協會印行

禅学丛书(1)

虚云和尚法汇续编

净 慧编辑

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

地址：河北省石家庄市石邑路1号

邮政编码：050051；电话：25085

北京广内印刷厂印刷

虚云印经功德藏赠阅

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



虛云老和尚法相



一九五二年秋摄于武昌三佛寺

法華經

遍立道場而無所住
廣演法要而無所述
人我壽者無所得故
慧燈再然亦無所續

歌題 虛雲和尚法華續編

趙樸初



前 言

孔子有言：“人能宏道，非道宏人。”吾师虚云老和尚现寿者相，挺生季世，住世百二十年，在社会急速变化，法门极度衰落之际，以艰苦卓绝，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坚毅不拔的大无畏精神，远绍如来，近光遗法，广建法幢，普度众生。虚老一生的辉煌德业，证明孔氏之言确为千古不易之谈。

虚老的一生，是孜孜不倦，寸阴是竞的一生。他在五十六岁以前，大事未明，亲恩未报，一瓶一钵，烟水百城，磨炼性情，积聚资粮，以究明己躬大事为期。至五十六岁时，在高旻禅堂“茶杯堕地，一声破碎，顿断疑根，庆快平生”。从此以后，出世弘法，将自己的生命与佛法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百年如一日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始终没有停止过为佛法奔劳奉献的脚步。“挑雪填井无休歇，龟毛作柱兴丛林。”虚老曾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他为法勤劳的一生。为了弘法利生，兴复祖庭，摄化有缘，利济群生，他忙了一辈子！虚老一生只知道创造，只知道奉献，从不贪图享受。一座祖庭修好了，不是把持着不放手，而是随时付托，自己又去开拓，又去创造。

虚老是一位禅者，不喜欢别人对他作无谓的颂扬。他的行持是为自己受用的；他接引学人，亦在使学人解粘去缚，自得受用。自度度他，自觉觉他，行到即可，本不以语言文字为重。所以，虚老百年住世，灿然建立，尘说刹说，度人无量，

而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却非常少。这中间当然也有人为的因素，使得老和尚的许多珍贵文稿遗失了。

文以载道。语言文字虽不即是道，而道却也不能绝对地离开语言文字。有鉴于此，虚老身边的弟子时以编年谱、印语录为请。在众弟子的催促劝请下，乃命门人佛源、觉民、妙法等，搜集百年往事轶文，成《虚云和尚年谱》及《虚云和尚法汇》，交香港岑学吕居士编辑出版。其时为一九五一年冬至一九五二年春，笔者当时亦随侍左右，有时也帮忙抄抄写写，剪剪贴贴。这两本书自出版后，已在港台等地再版多次，且有英译本出版。书中对虚老一生的事迹及能搜罗到的文字，已基本大备。但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一些文稿，在《法汇》中独付阙如。无论从哪方面来说，这都是应该予以弥补的一个缺陷。为此，笔者曾在一九六二年虚老圆寂三周年之际，利用课余时间，将自己平时搜集到一些资料，编成《虚云和尚法汇续编》，并在粤汉少数同门的赞助下油印百本结缘。照现在的眼光看，这不但不是一件坏事，而且是一件保存佛教史料、发扬虚老爱国爱教精神的大好事。可是，当时的形势不同，看法不同，得出的结论也截然不同。由于这件事，我在中国佛学院受到“划为右派、开除学籍、监督劳动”的错误处分。由于这件事，一顶右派帽子戴了十五年。也由于这件事，使我在“文革”十年中除了劳动上、生活上的种种艰苦历程之外，而政治方面则基本上平安无事，没有受到大的冲击。塞翁失马，因祸得福。这也许是虚老在常寂光中冥垂加护所致吧。

今年九月，海内外佛教界掀起了纪念虚老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的盛举，各地都举行了一系列极有意义的活动，极一时之盛。虚老入寂之地的江西永修云居山真如寺常住还在老人生

前所居云居茅蓬遗址上，修建了一座规模可观的“虚云纪念堂”，堂中供奉虚老等身青铜像。河北佛协在临济祖庭举行传供法会，《禅》刊发表了《纪念虚老，学习虚老》的社论，并成立“虚云印经功德藏”，拟长期印经结缘。在此因缘促成下，我也决心将十八年前仓卒辑成的《虚云和尚法汇续编》（这是在故纸堆中找到的幸存的一本）加以整理，还选编了一本《虚云和尚开示录》，一并由河北佛协印送结缘，也算是我们对纪念虚老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的一份献礼。

要印书，首先遇到的是经费问题。当海内外的许多师友得知我们要印赠虚老的法语，都非常踊跃地随喜赞助。特别是香港石溪兰若心明法师，美国纽约佛恩寺法云法师、正觉寺佛性法师、东海禅林达威法师、明慈居士，广州刘汉民居士等，都协助募捐净资，助成此事。师友们的热忱爱护，深深地感动着我，鼓舞着我，使我更有信心、有力量来从事以文弘法的工作。

这次铅印的《法汇续编》，基本上保持了一九六二年油印本的原貌，内容上也没有作更多的补充。下一步我想把在港台出版的《虚云和尚年谱》加以整理，出版流通。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这个工作在一九九一年内也许可以完成。我非常希望海内外教友能够提供有关虚老的资料（书籍、报刊、手稿、照片等均所欢迎），以充实新编《年谱》的内容。

此书的铅印出版，承蒙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赐写书名与题词，使这本书增光不少，谨致深切谢意。

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十日

净 慧

虚云和尚行业记

纪念虚云和尚圆寂三十周年

净 慧

虚云和尚名满天下，望重宗门，海内外谈禅者莫不仰为泰斗。他一生寻师访道，参禅见性；复兴名蓝古刹，倡导农禅道风；弘扬佛法，利济群生，悲深愿大，心坚行苦，孜孜矻矻，至老不移，深受佛教徒及社会人士的尊仰与钦敬。

笔者不敏，障深慧浅，闻道于童年，遇师于晚景。忆自1951年春于云门依止纳具，至1959年老人于云居茅蓬示寂，春秋十易，或亲炙教益于麈拂棒喝之下，或随侍巾瓶于燕山楚水之间，期许有加，道业未成。对于老人言教事迹，向所留心。1962年秋，曾有《虚云和尚法汇续编》之辑。兹不揣陋劣，述其行业，冀发幽光于万一，昭信史于千龄。

虚云和尚名古岩，又名演彻，字德清，晚年自号虚云、幻游，祖籍湖南湘乡县，俗姓萧，父玉堂，生母颜氏，庶母王氏。因其父在福建做官，所以虚云和尚出生在福建泉州。他出生后不久，其生母颜氏夫人即去世，乃由庶母王氏夫人抚育。13岁时随父回湖南湘乡。自幼不喜荤腥，见三宝物即生欢喜心，喜读佛书。17岁时即萌出家之念，乃与堂弟一起出走南岳，行至半途，被家人截回。父母为了打消他想出家的念头，强其离湘至闽，并命与田、谭二氏成婚。虽如此，同居而无染，处浊而不

缁，出尘之志益坚。19岁时，又潜往福州鼓山涌泉寺从常开法师披剃出家。次年，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。

中国佛教丛林晚近以来，按其住持人选产生的方式而分为传贤、传法、子孙三种类型，鼓山即为传法丛林，且临济、曹洞二宗并传，虚老受临济衣钵于妙莲和尚，为临济宗四十三世；受曹洞衣钵于耀成和尚，为曹洞宗四十七世。

虚老在青年时期，志笃行坚，苦心向道。他虽然出生在富贵家庭，出家后一切放下，苦节自励。在鼓山隐居岩洞多年，冬夏一衲，并且常以野菜充饥。

虚老24岁时，其父亲玉堂公在湖南湘乡病逝，庶母王氏遂领田、谭二氏于湘乡观音山削发为尼。庶母王氏法名妙净，田氏法名真洁，谭氏法名清节。虚老知此消息，悲喜交集。悲者父亡而未尽孝，喜者一家归佛，共结菩提胜因，可免后顾之忧。从此虚老即离岩洞、回涌泉寺服劳事众，曾任水头（丛林专司担水之职）、园头（专司种菜）、行堂（食堂服务）等苦行职事，前后四年，手胼足胝，不以为劳。

27岁离鼓山，先后在浙江天台山、普陀山、天童寺、阿育王寺、杭州三天竺、常州天宁寺、镇江金山寺、扬州高旻寺等名山大刹，从融镜、敏曦、天朗、观心、大定、朗辉诸老宿研习经教，参究禅宗。为报父母养育之恩，虚老曾三步一拜从普陀山一直拜到山西五台山，历时三年，才圆满成就这一深心大愿。途中风霜雨雪，疾病饥寒，行人之所难行，忍人之所难忍，艰苦备尝，道业日隆。此后又参访陕西终南山、四川峨眉山、拉萨三大寺，并由西藏至印度、锡兰（今斯里兰卡）、缅甸等国，朝礼佛迹。由缅甸回国，朝拜云南鸡足山，经贵州、湖南、湖北等地，礼安徽九华山，再至扬州高旻寺参加禅七法会。此次禅七由

赤山法忍和尚主七，一连十二个禅七，共计八十余天。虚老在此期间，精进勇猛，以悟为期。进堂二十余天后，工夫落堂（定境现前，妄念顿息），昼夜如一，行动如飞。某日夜晚坐养息香时，睁眼忽见大光明，如同白昼，见河中行船，上下远近皆悉了然。自知是参禅工夫纯熟的境界，置之不理。至第八七的第三晚六枝香开静时，护七师倒开水冲到手上，茶杯落地，一声破碎，使疑根顿断，如从梦醒，悟透禅关，因述二偈以记悟境：

杯子扑落地，响声明沥沥，
虚空粉碎也，狂心当下息。

烫着手，打碎杯，家破人亡语难开，
春到花香处处秀，山河大地是如来。

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至终南山结茅潜修，与戒尘法师结为同参。自后数十年两人在弘法事业上相互扶持，情同手足。在终南山结茆期间，一日煮芋在釜，跏趺待熟，不觉定去，经半月之久，始由山中禅友开静出定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，虚老与戒尘同时离终南山，朝峨眉山后至鸡足山。虚老在昆明江南会馆闭关，戒尘为护关。三年出关，再至鸡足山，大觉寺道成长老请虚老主持钵盂庵，改建十方丛林，由戒尘襄理寺务，自往南洋等地募缘建寺。至宣统元年（1909）自北京请得《龙藏》全部回鸡足山，敕改钵盂庵为护国祝圣寺。

宣统元年（1909）虚老庶母王氏（出家后法名妙净）在湖南观音山留偈西逝。民国壬戌（1922）陈荣昌撰《妙净尼留偈记》志其事，虚老为之树碑于云南昆明华亭寺，至今犹存。

宣统三年（1911）革命军兴，清政权被推翻，革故鼎新，民国肇建。时李根源任云南省革命军协统。李素恶诸方僧徒不

守戒律，率兵进驻鸡足山悉檀寺，毁金顶鸡足天王铜像及佛殿，并指名要捕虚老问罪。虚老置个人安危于度外，直诣军门，同李根源往复论辩，终使李氏开颜致敬，停止毁寺逐僧之举。自后李氏皈依佛教，数十年护持法门，老而弥笃。当时佛教界有中华佛教总会之筹，虚老由滇至沪，参与其事。后为保护庙产事，又偕寄禅和尚同至北京。事未息而寄禅和尚在法源寺示寂，遂扶柩至沪，旋回滇成立佛教会滇省分会。1918年自南洋迎请玉佛回祝圣寺供养。其后常至昆明等地讲经说法，主持水陆道场，深得云南督军唐继尧等人的归信，法缘之盛，同世罕匹。至1920年，祝圣寺兴建工程大体告竣，应滇督唐继尧之请，移锡昆明华亭寺，重兴古刹，改名云栖寺。后掘地基而得“云栖”残碑，无心合古，亦宿缘也。虚老在此十载辛苦，百废俱兴。1929年应福建省主席杨幼京之请，回鼓山任住持。讲经传戒，整顿寺规，创办戒律学院，恢复禅堂规则，修建颓废殿宇，整理经版文物，除旧布新，艰苦备尝。

1934年，应广东诸护法及李汉魂将军之请，虚老移锡曹溪，主持重兴六祖道场南华寺。1936年，林森、蒋介石、居正等巡礼南华，并各捐俸助修殿堂。当时日军侵华，国难当头，全国处于抗战救亡紧急关头，虚老提议全寺大众每日礼忏二小时，为我前线官兵祈福消灾；全体大众减省晚食，节积余粮，献助国家赈济灾民。1940年，广州沦陷。1941年，曲江县严重缺粮，饥民甚众，虚老乃将众善信供养的果资20多万元，悉数交与粤省政府以为赈济灾民之用。1942年于南华寺东建无尽庵，以为比丘尼道场。这年冬天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派屈映光等到粤，请虚老赴重庆主持“护国息灾大悲法会”。11月6日由南华寺启程，至1943年1月26日法会圆满，历时三个多月。法

会在慈云寺、华岩寺同时举行。期间，名公巨卿赠给虚老的名贵古玩及字画等，共五大箱，于归途中分赠各地寺庙，自己不留一物。侍者问之，虚老以“徒费保存，徒乱人意”为答。所收果金，亦命侍者一一登记，移作南华寺修建海会塔之用。

1943年冬，南华寺修建事毕，因知粤北乳源县云门山大觉寺为云门宗之发源地，遂辞别曹溪，开法云门；并撰《重兴曹溪南华寺记》一文，详叙重兴南华寺的因缘，以十事述其经过。自谓“十载经营，综理次第，心力交瘁，始具规模。”总计新建殿堂房舍等二百四十三楹，新塑大小圣像六百九十尊。重楼宝阁，备极庄严，使曹溪法乳重洒人寰，六祖禅灯再耀南天。

虚老初抵云门，残屋颓垣，沦于榛莽，惟祖殿尚存，亦岌岌危楼，随时有坍塌的危险。1945年春夏间，粤北沦陷，避兵难者多来云门，口粮不足，以木薯代餐，大众同甘共苦，依止参禅。是年9月8日，日本无条件投降。中国人民八年浴血抗战，至此河山光复，万民同庆。1946年秋，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寺院诵经追荐我阵亡将士，虚老应请往广州主持水陆法事，设坛于六榕寺，随喜者前后十余万人，极一时之盛。

1948年冬，有美国詹宁士女士来华依止虚老习禅，执弟子礼，赐法名宽弘。虚老于南华祖庭结禅七以接引之。虚老于禅七中每晚开示禅宗要义，由香港颜世亮居士（后出家，即忍慧法师）任翻译。禅七结束，詹氏复随虚老赴云门礼祖，住半月乃去。此事乃经中美外交当局协商经办，故极郑重。詹宁士原为天主教徒，研究神学二十年，后接触佛法，乃往印度闭关四年，于禅有所得。万里来华，求师印证。故詹氏来华习禅，开中美佛教文化交流之先河，实为不容忽视的一件往事。

1949年10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《共同纲领》规定人

民政府保护宗教信仰自由。云门修建事宜基本完成。虚老自1943年由曹溪来云门，决心重兴大觉禅寺，复振云门宗风，如是昼夜辛勤，宏规硕划，巨细亲躬，因高就远，审地为基，大兴土木，广造梵宇，历时九年，重建殿堂楼阁共一百八十楹，新塑大小圣像八十余尊，宝相庄严，梵刹清净，士庶瞻依，衲子云来。

1951年春，云门拟于春期传戒，各地闻讯前来求戒者颇众。其时正值全国“镇反”运动开始，有湖南某县不良分子某等混入其中，湖南公安部门追至云门，将其捉拿归案。由是之故，遂引起乳源地方当局对云门寺新老僧众产生怀疑，甚至误传云门藏有军械、电台。地方当局乃于夏历二月二十四日派出百余人，于午斋时抵寺，将寺团团包围，寺之左右及后山高地，均架起机枪。当时全寺僧人百余人正在斋堂用斋，均不许离座。为搜寻军械电台，所有殿堂房舍均经详细搜查，一无所获。对于诸执事僧稍有可疑者，均次第叫出问话。至掌灯时分始离去。此即海内外一时甚传的“辛卯云门事变”的开始。直至夏历五月二十三日，京穗调查组至寺，在上级领导部门的正确处理下，云门的这一镇反扩大化事件始告平息。这场历时三个月的“云门事变”，前后被拘禁僧人二十六人。

在“事变”中，由于地方当局对云门寺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，因而认为虚老及全寺绝大多数僧人都是他们想象中的“反革命”，以至对在当时最受崇敬的虚云老和尚也施以无礼的手段，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。在这期间，全寺僧众百余人集中禁闭于禅堂者十八日，饮食睡眠均在其中，大小便有军警看守，使清净佛地变成了恐怖的监狱。

笔者于1951年夏历二月初由武昌三佛寺赴云门受戒，至

未旬日，即遭此“事变”，三个月中亦备历艰危。“事变”平息后，于夏历六月下旬，虚老抱病为远道前来求戒者授三坛大戒。此为云门复兴后第一次传戒，虽然受戒者人数不多，由于天气酷热，戒期时间也不长，但风息波平，人心安定，与会者深怀希有之心、难遭之想，实非平时传戒法会所能匹。

1952年，虚老应京汉诸弟子之邀，于阳历4月27日离开云门，由佛源、法云等随侍北上。至武昌，住三佛寺，因沿途劳顿，遂卧病月余。寺主大鑫和尚为照料一切，殷勤备至。时陈铭枢居士在汉，亦往返操劳，护持照应，颇为周到。至阳历9月17日到达北京。初驻锡广化寺，旋迁广济寺。其时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京召开，圆瑛法师、赵朴初居士代表我国佛教界出席和会。故圆老亦于9月23日抵京。9月25日上午，北京佛教界在广济寺举行盛大欢迎会，欢迎两位老人晋京弘法。9月26日至10月2日，北京市佛教界为拥护亚太和会在京召开，在广济寺举行祝愿世界和平法会，恭请虚老主坛，圆瑛法师、巨赞法师为副主坛。10月1日国庆节，虚老代表全国佛教徒接受锡兰（今斯里兰卡）出席和会代表团团长达拉塔纳法师所献佛舍利、贝叶经和菩提树等三件珍贵礼物。10月15日，虚老在北京代表中国佛教徒向出席亚太地区和平会议的锡兰、缅甸、泰国、越南等国佛教代表赠送礼品。11月5日，虚老在京出席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，并被推举为首席发起人。

虚老此次在京期间，适逢李济深及夫人周月卿七旬双寿，老人以无量寿佛铜像一尊及诗为贺。诗云：

蟠根仙李郁苍苍，幹运欣开日月光。

已建神功万世远，更扶元化与年长。

清修白业偕贤助，雅咏黄花晚节香。

我愧草鞋钱空费，来依佛寿颂无量。

是年冬，上海佛教界发起举办祝愿世界和平法会，虚老应请主法，于12月11日由京抵沪。法会自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开始，历时四十九天，至农历十二月十四日圆满。虚老在武昌三佛寺卧病期间，笔者亦由云门返三佛寺侍奉汤药。虚老病愈晋京，幸得随侍巾瓶，躬逢其盛，并以此因缘，朝礼五台山及大同云冈诸胜迹，至年底始奉命与法云兄一同返粤。

1953年农历正月，上海玉佛寺举办禅七法会二周，请虚老主法。二周中，每天入堂讲开示，由月耀、佛源等记录整理，编成《虚云和尚禅七开示录》出版流通。又应苏杭两地佛教界之请，莅临主法开示，并发起重建虎丘绍隆禅师塔，重刻宋代徐林所撰《临济正传虎丘绍隆禅师碑》文（笔者1984年冬访虎丘，得知绍隆祖塔又毁于十年“文革”之灾）。事毕仍回上海。旋接北京电催赴京出席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。大会于阳历5月30日开幕，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，礼请虚老为名誉会长。会议期间，虚老就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发表感想。他说：

此次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，是开国后佛教界的一件大事，也可说是我国自有佛教以来第一件大事；因为这是我国各地区、各宗派、各民族佛教徒的大团结；若不是在毛主席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之下是不可能办到的。当然，不是说开了这个会便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，但是至少借此机会我们可以作种种努力，扫除以往的障碍，矫正以往的缺失，建立将来开展佛教的基础。我想借此时机把一些希望写出来。

一、加强团结和学习，发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，以尽人民的责任。佛法本来是积极的、前进的，不是落后的、庸俗的。我们在这革命的新时代，应该拿出大无畏的精神，努力学习，补充各项知识技能，配合时代和政策，以便分担各项工作任务，与大众一同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。

二、清除外道(笔者谨按：指反动会道门)迷信，恪守戒律清规，以增大众的信仰。

三、阐发各宗精义，以明佛法真相，藏传密乘及南传上座部均应兼收并蓄。

四、在现有经济基础上自力更生，以维佛门根本。

会议结束后，虚老前往山西大同参礼云冈石窟后离京，经武汉赴江西庐山养病，暂憩大林寺。时云居山有数禅人至大林寺参礼虚老，言及云居胜概，惜殿堂毁于日军侵略炮火，明代铜铸毗卢佛像坐于荒烟蔓草之中。虚老得知此状，恻然伤之，遂发愿重兴云居祖庭。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陪送下，虚老率二三弟子前往云居，结茅而居，以图复兴。是年虚老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各地僧人闻虚老驻锡云居，纷纷前往依止，不到一年，座下集百余人。虚老遂商诸护法，一面组织僧众实行农禅生活，开荒种地，植树造林，一面筹集资金，修复殿堂，以安僧众。所有僧众亦分为修建与农垦二部，众皆尽心竭力，踊跃从事。1954年夏，即新建法堂一座，楼上藏经，楼下安禅；新垦农田六十亩，嘉禾满垅，衲僧满堂，耕田博饭，俨然百丈家风。

1955年8月16日至31日，中国佛教协会在京召开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，虚老写成《云居管见》一文(见《现代佛学》1955